



我的文学梦

■ 徐宏安（宁夏）

起初，因父亲得了一场病。高二那年我被迫辍学回家，四处奔波为父亲寻医问药。

陪父亲在医院治疗时，空闲时间无事可做，我就读书看报。一来打发时间，二来学点知识开阔眼界。算是找到了一件时事两不误的美差事。

早上给父亲挂完吊瓶，到吃午饭时间，我带着父亲离开医院，到医院大门外附近找个饭店吃午饭，事先给服务员特别强调，调料宜清淡，不放辣椒和醋，面片再略薄一些。

吃过饭，我陪父亲在街市上缓慢活动，走着走着，有一小间报刊亭挡在我面前，立即停下脚步，随手翻了翻杂志和报纸。最后选了近期《读者》买了一本。随后，陪同父亲回住院部休息。我

趴在床边开始疯狂地阅读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对书好像产生了依赖。这期从头到尾早看完了，期待着下期快点到来。抽空跑到书刊亭又翻看了别的杂志，页末登有文学大赛征稿启事，悄悄地记在卡片上。害怕报刊亭老板发现不让抄记信息。

照料父亲疗养的同时，挤出点时间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无头无尾地任思绪飞起来，默默地写、默默地读，悄悄地纠正。没有忘记卡片上抄记下的文学大赛征稿启事，我突然冒出《母子心》这个题目。

写了改，改了写，就这样在废纸上花了大半天时间，快步跑到一家文具店，买回一沓沓方格稿纸，按征文大赛要求格式抄写到稿纸上，

抄写好后，拿着稿子和投信地址去了一趟邮局，买了一张邮票和牛皮信封，把稿子装进信封，写好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小心地涂抹好胶水，贴上邮票封住信皮。

这封信寄给湖南《阳明山》“民生杯”征文大赛。寄出信那刻起，便记下日期。陪同父亲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在日历旁备注下投信日期，以后便于查找。每天都不忘翻看日历，细数征文稿件离开家的日子。

等了几个月，直到征文大赛结束。欣喜收到两本《阳明山》“民生杯”征文集结作品集，参赛作品《母子心》有幸入围。第一次看着文字变成了铅字，激动得血液沸腾。从此，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扎根发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熬过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我的心

血始终没有白费，父亲的病已完全康复。生活条件逐渐好转，我换了键盘手机，用上了智能手机。

查找信息的渠道也广泛了，再不用到处找报刊亭查看杂志或报刊上的文章或征文消息。在家打开手机就能搜索到微刊平台，向优秀老师取经。热心老师拉我进文学群，慢慢写稿的机会多了起来，结识的文朋诗友也逐渐增加。

在文朋诗友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在良师熏陶下，拙作开始陆续出现在各大小纸刊上。偶有作品获全国征文大赛等级奖。一路走来，感谢文学和良师益友，让我爱上文学，走进文学，给生活增添了不少光彩！

曼陀罗
■宋朝阳（甘肃）

有必要等一等这春天
保留争先怒放的冲动
花瓣。分分合合
许是这轮回的缘故
每绽放一次，都会痛到心坎
习惯了独自凋零
除了生长
不为人知的部分
只在这阳光的呵护下
变得无比娇艳

诗者，生活之窃贼耳
■文蓉（美国）

消防栓立在路旁任日火冶炼
邮箱穿着黑色风衣
上面白色门牌号
颗颗树冠帮着顶住日头
好让一人一狗从树荫下面从容走过
脚步声在这条夏日的街道
是故事的开始也是终结
事物本没有挂碍，它们的自在
从不须假借文墨之色
只是刚好一个脑袋闪动着
三万六千个念头的窃贼
游荡在城市一隅
他从眼里抽出长长的绳索
耳朵撒开巨网
所见之物皆闪动如鱼
它们中的多数快速游离危险之境
那些被收网的眼神无辜
终成纸面上的鱼干

炊烟袅袅

风把暮色揉得细碎
灶火轻舔着柴薪
一缕白烟从瓦缝里探出
是人间最软的路标

不慌不忙
它绕过晾衣绳上的兰花裙，绕过竹篱
边打盹的老黄狗
将米香、菜香、酒香，织入摇晃的影
轻缓、柔婉、自携温煦
漫过矮墙，漫上老柿树的枝桠
与归巢的雀鸟撞个满怀
惊落几片犹染晚霞的叶

叶儿旋着
飘向巷口，飘向那块踏得发亮的青石板

远归人抬眸的刹那，心头忽就漫起一层雾
那不是云，是故乡伸出的手
轻轻，抚平眉间的路

有人静坐在门阶
目光追着炊烟，一丝丝矮去
星子落进灶膛
炊烟方牵住夜色，缓缓散入风里

留满院清宁，伴月光一同
守着窗棂上未熄的灯
候待远行的人，如期归来

大师的气度

■ 鄒智成（黑龙江）

自古至今，大凡成功者，都离不开贵人相助。

我们知道，喜欢游山玩水，纵酒放歌的李白，虽有斗酒诗百篇的豪情与才气，然而早期并不是一帆风顺，不惑之年后，经老友贺知章的极力推荐，玄宗皇帝才勉强赐给他一个“翰林供奉”。自此，他涉足仕途，徜徉于歌舞升平的宫廷。无疑，贺知章是李白的大贵人。

美术大师徐悲鸿，早期坎坷多舛，境况不佳，画作几天卖不出一张。穷途末路的时候，曾想到过投河自尽。遇到康有为后，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深为赏识他，收他为弟子，并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举荐，他这才有机会应聘去了北大。后来的赴法留学深造，也是康有为一手帮的忙。如果没有康先生的提携与奖掖，或许就没有一代美术巨擘，空有一身才华，悲鸣的鸿雁没准儿真就在窘迫中悲鸣折翅了。

真正的大师们都具备一个共同点：气度，格局，风范。

1947年秋天，周汝昌遵四哥周祜昌之嘱，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意外找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写的《懋斋诗钞》。细细研读这部著作后，他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发表在12月5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副刊，该文

对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胡适当时乃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对于一个默默无闻大学生的质疑，非但没有生气、打压，反而非常高兴，写信大加赞扬、鼓励！还邀请周汝昌到东厂胡同一号的家中当面晤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初生之犊的周汝昌，竟张口向胡适借阅珍藏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胡适竟慨然应允。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周氏兄弟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先斩后奏”把孤本抄录一份，然后才向胡适“请罪”。说实话，“其罪”不轻，“罪”在不赦。孤本的价值就在一个“孤”，贵在天下独一无二。然而胡适收到信没有怪罪。胡适回信说：“我读你信上说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了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

这是何等的襟怀与气象，着实令人惊叹！没有胡适的鼎力相助，中国红学研究史必将缺席一位顶级的大师！

1917年，在老家小有名气

的齐白石不安于小地方的平凡日子，他笃信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硬要去皇城根儿打拼。于是，一个55岁的老木匠第一次离开家乡，开启了“老北漂”的生涯。有些艰辛是事先想不到的。开始时局面迟迟打不开，尽管他把每幅画的价格降到了白菜价，登不上大雅之堂，就蹲到街头去卖，还是无人问津。付不起房租，他就住在和尚呆的广源寺里。

有一次画展，他从自己的作品中选出一幅好的，标上最低价，以他当时的地位及遭排挤的境况，他的画只能挂到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恰巧他命运的转机出现了。这张《虾趣》第二天被徐悲鸿发现，当即指使负责人将其移至展厅中央位置，和自己的奔马图挂在一起。徐悲鸿还亲自提笔，把画价8元改成80元，比自己的画还贵了10元。并在一旁注上“徐悲鸿标价”5个字。要知徐悲鸿可是北平艺术学院的院长，当时美术界公认的顶级大咖，风头正劲！对于一个陌生人，这种抑己而扬他，试问有几人能做到？这次画展不仅展出了美术精品，更展出了一代大师的气象与襟怀！这一下不得了，曾被讥讽为“野狐之禅”，“俗不可耐”的作品被重新定义，白石先生

从此声名鹊起！

而后，徐悲鸿力排众议，又把齐白石聘为北平艺术学院教授，每个月亲自把工资送到他的家里。徐悲鸿死后一年多，齐白石得知颤巍巍前去上香，欲在灵前叩头，都说，使不得，你比他大30多岁，不该。93岁的齐白石老泪纵横：“你们不知道，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我磕多少个头都应该啊！”

李苦禅年轻时酷爱美术，拜在齐白石门下学画，迫于生计，白天抽空拉黄包车维持生活。一日，在王府井大街一书画店门口，恰巧遇到从里面出来的齐白石，李苦禅怕给老师丢脸，刚要悄悄躲开，被齐白石叫住，让他退掉洋车，把他领到家里，腾出一间屋供他居住。然后，又从他的画作中选出几幅，亲笔题款送去画店，有了大师的墨宝，原作品熠熠生辉，一炮走红。李苦禅自此摆脱了困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美术创作，终于成为一代宗师！

古往今来，艺精者皆德高，德高者，方能望重！成大器的人，个个和蔼平易，都具有悲悯情怀。而互相排挤、倾轧，视同行为冤家者，多为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的卑俗之流！